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被冠諸侯皆在也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竊以爲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

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穌相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穌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疾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朱氏曰〕斯語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亦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有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註但言天命周家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卽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旣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卽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〇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則、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益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

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尙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衆之不錢。○〔鄭氏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生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彊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肯訓肯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肯訓肯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曰、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至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欲饗之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憧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

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嘏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〇〔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〇〔毛氏曰〕震、動。疊、懾。懷、來。柔、安。喬、高也。〇〔李氏嵩覃解曰〕薄者、語辭也。〇〔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愼而修職也。〇〔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〇〔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

王能盡爲君之道也。〇〔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〇〔毛氏曰〕戢、聚。橐、韜也。孔氏曰。橐者。弓衣。一名韜。〇〔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〇〔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敍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〇〔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〇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〇〔東萊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覩反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聲筦音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〇〔毛氏曰〕烈、業也。〇〔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

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文。云奄、盡也。鄭於閟宮元鳥箋皆以奄爲覆。覆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嚴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愼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嚴。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遇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以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

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麰小麥也、麰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麰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嶽、較諸侯之善惡。其處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亏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踐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〇〔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〇〔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〇〔蘇氏曰〕釐、賜也。〇〔鄭氏曰〕咨、謀、茹、度也。〇〔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

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祭事。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〇〔毛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〇〔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〇〔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〇〔毛氏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鎛、鎒。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苦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鉏、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鉏、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鉏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〇〔朱氏曰〕艾、刈。同。穫也。〇〔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〇〔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〇〔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〇〔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鉏艾矣。〇〔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嘻。於其反。音億。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

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者以傳先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于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竝耕也二人竝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鸞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爲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鄭氏以秋冬爲烝嘗。挾祖妣以爲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爲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音姊反爲酒爲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

億數億至億曰秭。〇〔鄭氏曰〕烝、進。畀、予也。〇〔毛氏曰〕皆、徧也。〇〔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維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溼、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〇〔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〇〔李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〇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〇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〇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古。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〇〔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

小鼓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明堂位云。周人鞉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鞉、鞉鼓也。孔氏曰。鞉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棘。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爲棘。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柷、木椌也。圉、楬也。孔氏曰。樂記有椌楬之文。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筒。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筰。○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篴。併而吹之。釋文云。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竝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編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　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　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汨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鰷音條音髙鰭音常鰋偃里反鯉音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〇〔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〇〔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糝也。〇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〇〔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雝和音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〇劉氏曰大祖卽后稷。〇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卽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

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頗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鏞音傭革有鶬七羊及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縣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鏞革轡首也鶬、金飾獸。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鞹革

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鶴鶴鄭云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 敦都回反 琢陟角反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 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愼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叔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日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之樂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放葛反劉音指。耆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者。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者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嶭嶭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〇〔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〇〔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〇〔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〇〔朱氏曰〕家、猶言國也。〇〔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〇〔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〇〔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〇〔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〇〔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〇〔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〇〔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〇〔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鄭音弼時仔音肩。古賢茲反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荅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祕闢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孚逢反蜂。音釋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〇〔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〇〔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曰。荓蜂、摩曳也。○孔氏曰。釋訓作卑笨。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摩曳。入於惡也。〇〔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鷦。故俗語鷦鷯生鷦。言始小終大。〇〔鄭氏曰〕拚、飛翻飛也。〇〔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〇〔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〇〔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〇〔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鄭氏曰。管蔡如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

○〔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東萊曰〕莫予莽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此爲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 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 其耘。音云徂隰徂畛。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敕感反 其饁。于輒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 斯活。驛驛音亦 其達有厭。於豔反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夫嬌反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 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卽反 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 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

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〇〔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〇〔李氏曰〕噆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噆，衆貌。〇〔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〇〔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〇〔李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〇〔毛氏曰〕略、利也。〇〔孔氏大田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〇〔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〇〔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〇〔鄭氏曰〕達、出地也。〇〔毛氏曰〕有厭其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〇〔蘇氏曰〕緜緜、詳密也。〇〔毛氏曰〕麃、耘也。〇〔蘇氏曰〕濟濟、人衆貌。〇〔鄭氏曰〕有實、實成也。〇〔朱氏曰〕積、露積也。〇〔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〇〔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〇〔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〇〔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〇〔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〇〔毛氏曰〕鮅、芬香也。椒、猶鮅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〇〔李氏

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〇〔毛氏曰〕且此也〇〔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〇〔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〇〔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卑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〇〔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〇〔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〇〔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邱方反及筥其饟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呼毛反荼音徒蓼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虯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墾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〇〔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〇〔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〇〔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〇〔釋文曰〕說文云薅拔

田草也。〇〔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竝舉水陸穢草。〇朱氏曰。先儒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謂猶之辣荼。亦一驗也。〇〔毛氏曰〕挃挃、穫聲也。〇〔王氏曰〕栗栗、緻也。〇〔毛氏曰〕塘、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〇〔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〇〔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比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〇〔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〇〔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〇〔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〇〔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〇〔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〇〔釋文〕犉作犖。曰本亦作犉。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〇孔氏曰。絲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茲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告反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〇〔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

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上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〇〔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〇〔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鬲。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鼐。〇孔氏曰孫炎曰鼎歛上而小口者。〇〔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彼乎於此乎。〇〔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鬲。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〇〔孔氏曰〕觕然設兕觥貌。〇〔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觵。曰字又作兕觵。〔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皆樂章之名爾。〇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孔氏曰〕於、歎美。〇〔朱氏曰〕鑠、盛也。〇〔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〇〔歐陽氏曰〕遵養、循

養也。〇〔鄭氏曰〕純、大介、助也。〇〔蘇氏曰〕熙、光也。〇〔鄭氏曰〕龍、寵也。〇〔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〇〔鄭氏曰〕載、則、允、信也。〇〔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〇〔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〇〔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〇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〇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〇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〇〔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〇〔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〇〔毛氏曰〕間、代也。〇〔鄭氏曰〕皇、君也。〇〔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也、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般樂爲鄭注未知孰是○

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土果反山喬岳允猶翕許及般河敷天之下裒果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〇〔王氏曰〕嶓山謂之隋隋狹而長也陟其高山隋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〇〔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〇〔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熒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濂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然驪馬白跨曰騢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

云夏后氏尚黑戎事黃騵曰黃孔氏曰騵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禦之處校人之注乘騵故知純黑曰騵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〇〔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〇〔王氏曰〕彭彭張也〇〔鄭氏曰〕臧善也〇〔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有驈有皇有騵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然〇〔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言赤黃者調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〇〔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騅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驎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騧馬之牋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騧是色名說者以騧爲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驪馬故赤身黑髭曰騵。黑身白鬣曰雒。〇〔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〇毛氏曰善走也。〇〔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〇〔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散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瞷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王氏曰〕思無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衞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〇〔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〇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〇〔孔氏曰〕四馬曰乘。〇〔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〇〔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〇〔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〇〔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翻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〇〔毛氏曰〕咽、鼓節也。〇〔鄭氏曰〕于、於、皆也。〇〔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〇〔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〇〔東萊曰〕有駜有駜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〇〔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〇〔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〇〔鄭氏曰〕載之言則也。〇〔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〇〔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〇〔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〇〔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脩。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深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 鸞聲噦噦。呼會反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物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爲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〇〔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〇〔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〇〔毛氏曰〕載色、色温潤也。〇〔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顔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〇〔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生陂澤中。〇〔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〇〔毛氏曰〕醜、衆也。〇〔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〇〔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〇〔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濛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〇〔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〇〔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〇〔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〇〔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〇〔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竝無褊躁〇〔毛氏曰〕桓桓威武貌〇〔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〇王氏曰狄攘而逖之也〇蘇氏曰古狄逖通〇〔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〇〔毛氏曰〕皇美也〇〔鄭氏曰〕吳譁也〇〔王氏曰〕不揚戢也〇〔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〇〔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〇〔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〇〔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鯈、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常矢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常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鴞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荊揚也。○〔鄭氏曰〕荊揚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宮有侐。況或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反稙音徵力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禘宮。閟深閉也。毛氏曰閟閉也。○〔毛氏曰〕侐、清淨也。○〔蘇氏曰〕實、鞏固也。○〔毛氏曰〕枚枚、囉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稺。孔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穉。○〔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安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武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成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

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幷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侯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

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爲其觸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〇〔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〇〔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〇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〇〔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燔去其毛而炰之也。〇〔孔氏曰〕祼謂切肉。〇〔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嬿。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〇〔鄭氏曰〕萬舞。干舞也。〇〔毛氏曰〕洋洋。衆多也。〇〔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〇〔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〇〔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〇〔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〇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〇〔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

降之褊國人稱願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貝胄。直友反朱綅。息廉反之升反徒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二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絲繩。縢謂約之謂繩。非訓縢爲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車之瀌。於虐反虐中有二弓。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胄飾。朱綅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楚名荊。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處之。使汝昌

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竝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巡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繆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章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音反與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鞉與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

和大也。〇〔毛氏曰〕祁、樂也。〇〔鄭氏曰〕烈祖、湯也。〇〔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〇〔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〇〔鄭氏曰〕綏、安也。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〇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爲是。〇〔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〇〔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鐘鼓管同爲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鳥獸鳴球。謂玉磬也。〇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〇〔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〇〔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〇〔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〇〔毛氏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〇〔鄭氏曰〕萬舞、干舞。〇〔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綏兆衆大也。〇〔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〇〔毛氏曰〕恪、敬也。〇〔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〇〔蘇

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初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世。

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古語實也○歐陽氏曰神賚成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軧、轂飾也孔氏曰軧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鑾在鑣四馬則八鑾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鑾鸞鸞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軧○〔歐陽氏曰〕約軧錯衡八鑾鸞鸞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

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鴝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元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元鳥乞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乞也色元故又名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芒芒大貌

○〔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韓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幾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京與既京乃同意員與均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元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曰誶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

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才結反。

〔毛氏曰〕元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元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元之又元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元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可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或王以元鳥降而生。故曰元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祇。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

○〔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鄭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祇敬也〔李氏曰〕式濃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祇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竦奴版反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爲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

駿龐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龐，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讋、恐、慴、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讋恐，不慴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滿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東萊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佐右音佑商王。

〔毛氏曰〕業、大也。〇〔孔氏曰〕震、懼也。〇〔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〇〔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〇〔朱氏曰〕承上文而言在昔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〇〔鄭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宋面規反入其阻。在呂蒲侯反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〇〔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〇〔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〇〔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〇〔東萊曰〕來入其阻。哀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句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〇〔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一見於王○〔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宋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鴈陟角反是虔松柄音角有梃勿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爾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梃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鴈之○〔李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榱桷有梃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後序

予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墍。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母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已。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急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荀卿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

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言。而啟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首。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魏了翁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壽